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新周刊
NEW WEEKLY



《新周刊》杂志社 选编

吐槽2014

《新周刊》2014年度佳作

雾霾中的北京哲学：还能看见“大裤衩”吗？不能。那就是重度霾了

娱乐圈丑男批判：昨天是暖男，今天是渣男

如何成为一个妖孽：当男人吐槽女人，他们在吐槽什么

一只妖股的炼成史：“闪购”造就的100亿美元

游学社交圈：比EMBA更靠谱的人脉学

吐槽北京：活在北京100怕





吐槽2014

《新周刊》2014 年度佳作

XINZHOUKAN 2014 NIANDU JIAZUO

新周刊

《新周刊》杂志社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周刊》2014 年度佳作·吐槽 2014 / 《新周刊》杂志社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407-7397-7

I. ①吐… II. ①新… III. ①文摘—中国—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0279 号

《新周刊》2014 年度佳作·吐槽 2014

选编者 《新周刊》杂志社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晶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5 × 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292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7397-7

定价 3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吐槽北京——活在北京 100 怕

- 4 / 雾霾中的北京哲学
- 8 / 张永和：从水平城市到物体城市到反城市
- 11 / 沈继光：5000 张照片为古城消逝留下证据
- 14 / 窦文涛：我活在北京，就是为了“自私”
- 17 / 王久良：在垃圾场遭遇北京
- 21 / 金磊：北京至今没有一个城市安全的建设观
- 24 / 活在北京 100 怕
- 30 / 北京：离北平最远的城市

丑陋的中国男人

- 38 / 中国男人是怎样变丑的？
- 41 / 不是一个人丑，是一群人丑
- 45 / 商界丑男批判：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者
- 48 / 中国商人被丑化了几千年
- 50 / 白天是教授，晚上是叫兽
- 53 / 治学当有君子之德
- 56 / 昨天是暖男，今天是渣男
- 59 / 正常或低奢对中国男人来说太难了
- 61 / 出门就是另一种男人
- 64 / 为什么美女不爱嫁美男？

68 / 你越挑剔，你的男人越美丽

71 / 那些史上最丑的极品男

76 / 中外美男考

如何成为一个妖孽——新女性圣经

86 / 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妖孽!

89 / 中国妖孽榜

94 / 时尚奶奶

95 / 新时代女性的 35 个特质

99 / 当男人吐槽女人，他们在吐槽什么?

阴谋论患者——谁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104 / 阴谋论患者：病，并快乐着

108 / 阴谋论的 12 个社会病理学标本

114 / 口语中的阴谋论

117 / 丹·布朗与他的阴谋世界

123 / 20 个未被医学命名的社会病

128 / 阴谋论为什么这么红?

我不是装，我是刻奇

140 / 我们只是在刻奇

144 / 他不是前卫战士，而是亲爱的刻奇分子

148 / 刻奇词典

155 / 商业如何“刻奇”制胜?

158 / 刻奇是“梦想”“情怀”，也是收视率

161 / 66 种刻奇中的“自我感动术”

178 / 值得警惕的是“刻奇的刻奇”

183 / 刻奇里的中国

自拍、微约、广场舞——代际断裂的社会病理分析

- 190 /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玩法
- 194 / Selfie 潮流中的中国人
- 197 / 哪一代中国人能拥有正常的情爱关系？
- 200 / 他们为什么不跳广场舞？
- 204 / 中国老人批判
- 207 / 广场舞的江湖传说
- 213 / 我们是如何沦为粗鄙一代的？

不想过年

- 220 / “恐归族”的价值宣言 马上逃离！
- 224 / 节日红黑榜
- 229 / 特立独行者的“拒绝”辞典
- 232 / 春节可以向圣诞节学什么？
- 234 /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过年经历
- 239 / 一过年，好青年就变成了问题青年
- 243 / 没有春节的职业

谁的城市？

- 249 / 野生动物是人类最好的邻居
- 251 / 石屎森林中的动物存活秘诀
- 255 / 人与鹿的共存之道
- 258 / 要不要“动物警察”来保护动物？
- 260 / 先掐了领导的烟头
- 263 / 15 平方米的香港
- 265 / 香港诗歌电车行

去创业吧，万一成功了呢？

- 271 / 游学社交圈
- 275 / 一只妖股的炼成史

280 / 潜水者谷歌在中国还能做什么?

284 / 悲观的《21 世纪资本论》

289 / 硅谷大佬的中国打怪升级之路

奇点时代

299 / 中国的性学专家

304 / 一件貂皮大衣的奇幻旅程

310 / 一个“扶都”的诞生

315 / 没有好道具师的剧组拍不出好片子

319 / 包子总和政治有关

322 / 他们知道得太多了!

333 / “蜂鸟”邓紫棋: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339 / 黄渤 50 亿影帝的一天

新周刊

2014 年度佳作

吐槽北京



2014年2月25日，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前，艺术家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呼吁关注空气污染。（图 / CFP）

吐槽北京——活在北京 100 怕

中国有 658 个城市，北京是众城仰望之城。

北京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没有之一。

2069.3 万人生活在北京（至 2012 年末），每年超 2 亿人次进入北京；北京地铁日均运客超 1000 万人次，北京公交日均运客超 2000 万人次；全国最大的这片 1386 平方公里建成区，有最多的机会，也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空气污染、天气灾害、水资源压力、就学压力、就业压力、高房价、高房租、交通拥堵、交通管制、尾号限行、购车摇号、高考户口购房的政策门槛，这些城市问题在中国多个大中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也共同构成了生活在北京的痛点。

如同陈冠中所写《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儿？》一样，生活于此的人对北京总有理想和企盼，宁愿痛并快乐着。

如同汪峰所写《北京北京》一样，“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对北京的抱怨和吐槽只是为了让城市更美好，爱之深，责之切，决不能泯灭对北京的眷恋和热爱。

北京、北京……人们呼唤着它的名字，像爱爱人一样爱它，也像恨薄情郎一样恨它。人们吐槽它的不是，却怀着坚定不移的柔情蜜意，怀着它成为伟大又宜居之城的期望。

“创新”和“包容”，已成为了 8 个字的“北京精神”的一部分——因为包容，北京能承受一切热爱它的人的吐槽；因为创新，北京能让吐槽变成建言、让关注变成动力，共同铸造城市之光。

终究，北京是中国人心中最在乎的城市。

雾霾中的北京哲学

文 / 陈艳涛

20年后回归的张楚，在舞台上大声念出“城市很脏”，台下的上海观众发出嘹亮的吼声，是共鸣，也是痛楚。这是2013年上海、北京，及大半中国城市共同的痛。

诗人俞心樵的诗句“此刻，蓝天蓝到了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那些从北上广逃离到大理的人惊叹，没经历过北京雾霾之痛，没见识过大理之明丽的人，无法体会这种对于干净之“蓝”的渴望和绝望。

《小熊维尼》里那头驴子 Eeyore 觉得整个世界都处于宿命论之中，阴沉、悲观，像个忧郁的哲学家。雾霾深重的北京，让身在其中的人，都成了哲学家。

也许，北京糟糕到诡异的空气唯一的好处在于，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总有新鲜话题可聊、可奇、可叹、可怨、可怒，可在瞬间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

雾霾是个盖子。打开它，所有的槽点，都来了。

北京，你决定来了吗？北京，你决定走了吗？

2013年，据说北京户口的“黑市价”在20万以上。

而截至2013年10月，北京房租连涨55个月。

北京16万蚁族的月收入4000多元，其中11万人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

北京每年仅交通管制就达7000余次。2013年年底公布的摇号新政显示：2014年起，指标总量减少至15万个。

2013年一项房贷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申请额度方面，54%的北京购房者需要贷款100万以上。

但，即便雾霾深重，即便有上述所有的数字，2014年加入北京的人群仍旧源源不断。有些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选择。而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刚需，无弹性。



如今，新央视大楼成了检验雾霾天能见度的一个标志。还能看见“大裤衩”吗？不能。那就是重度霾了。（图 / REUTERS）

对知识分子来说，北京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多、思想多、研讨会多、媒体多的地方。

对演艺圈和艺术界人士来说，北京是功成名就、人脉集中、机会多多的地方。

对媒体人来说，北京是政策发源地、新闻多发地、专家密集地。

对于父母来说，北京是教育资源最好、考大学最易、距离望子成龙梦最近的地方。

还有诸多对北京的现实考量：作为首都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行政优势，多年来赶不走也禁不了、绵延不绝的驻京办，发改委外长串的车流，大型垄断国企的总部，都在告诉你——这个城市有它傲慢的底气，因为即便它房价高、交通堵、空气污染、水源枯竭，但我们，总有不得不得来的理由。

也因此，有各种“北京不欢迎你”的姿态。

北京有最好的教育资源，也有全国最吝啬苛刻的异地高考政策。2013年，全国共有27个省市公布随迁子女就地中高考的方案。根据北京出台的政策，从2014年起，要求有北京市居住证明与合法稳定的住所，要求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要求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要求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即便满足了这所有的条件，也参加不了普通高考，只能参加高职、专升本、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高等教育、开放大学等考试。无论是和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比，还是和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比，北京政策都显得异常傲慢和苛刻。

北京有最市场化的公司、外企、媒体，让所有人不论出身凭个人才艺闯出一片天，但也总有各种各样荒谬的排外声音。“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试审核。”“对本地、外地人口购买北京住宅，应该同房不同价。”——专家们频出惊人之语，北京媒体乐见其占据显要位置。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各种族群或类别全都在根据同样的未成文法则行事，这种身份是持久的，它延伸到过去和未来，有种像生命一般经久不息的东西蕴含其中。

若是如此，我们愿意北京人性格中延伸到过去和未来的，不是傲慢和偏见。

疯狂的房价和日新月异的租房价让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不断刷新着有关居所的新名词：从地下室生存到胶囊公寓，从蜗居到井下穴居，北京客的生存智慧和忍耐力让人叹为观止。

一个城市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远比它有多少标志性建筑，多少耀眼赛事更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美好和强大。

北京是世界建筑大师的舞台和试验场，在这里，他们不断推出让世人大开眼界也大跌眼镜的标志性作品。但让“中国当代建筑之父”张永和一直记得的，却是这样一幅画面：小时候，他站在景山顶上看北京城，灰色的屋顶如波浪蔓延，只有绿树和偶尔冒出的辉煌的金色，打破了一片灰色的瓦浪。

如今，这样古朴、和谐而连贯的城市景观正在被不断刷新和取代着。北京越来越硕大无朋，在北京生活的外延也不断被刷新着。曾经的望京、天通苑、通州都已是过去时的话题，如今的燕郊，再调侃它属于河北还是北京也

都不再新鲜。北京的大饼，还在不断地向大向外摊着。同在北京生活的朋友，见面次数以年为单位计算。

有人开始怀念起老北京，向往《城南旧事》里的北京，《骆驼祥子》里的北京，《京华烟云》里的北京，《青春万岁》里的北京，《夕照街》、《钟鼓楼》里的北京。今天还在胡同里住着的年轻人会嘲笑文人和艺术家的矫情，一面是没有厕所和浴室、空间逼仄的胡同生活的窘困，一面是文人的审美需求。但他们都做不了主，无法选择也不由你选择。

其实人们怀念的老北京，也不只是胡同生活那么简单。作家崔岱远在《京范儿》里写出了—个北京孩子心底的北京。那里有蓝天、白鸽、红墙、灰瓦，那里的老街坊不紧不慢穿行在胡同里长长的光影间，永远礼貌客气，永远干净体面，带着京范儿，过着简单而讲究的日子。

地道的京范儿到底是什么？崔岱远认为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风格气质和神采大概形成于清末到民国，然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人们还到副食店去打芝麻酱，家里煤球炉子上的水壶还‘呱啦呱啦’地开着；那时候登上钟楼，还能看到结构清晰的胡同群落，筒子河畔还能听到清亮透彻的胡琴儿声。”

如今，这样的生活方式基本已经消失，拆掉的，不只是胡同和四合院，流逝的，也不只是京腔京韵，人们想念的，还有和谐亲近的邻里关系，老北京人安静而热闹、踏实而简单、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

但世上最清醒、最悲哀的一句话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英国著名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说：英国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近在咫尺的城市，而属于相对远离自己的乡村，真正的英国在乡下。

在雾霾中艰于呼吸的人们怀念过往时，会认为他们不属于眼前这个巨大陌生、日夜变化着的城市，而属于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吗？

张永和：从水平城市到物体城市到反城市

文 / 蒋方舟

张永和看起来像是成年版的哈利·波特：圆头、圆脸、圆眼镜，神情天真而狡黠，乍一看很平凡的黑衣裤，仔细一看，细节处原来有非常趣怪的设计。

他的谦虚和煦，让你很难把他和“中国当代建筑之父”的称号联系起来。张永和创造了当今建筑界的很多个第一，他是前麻省理工建筑学院院长，是第一个回国开设独立个人事务所的人，是第一个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克奖的中国评委。

“中国当代建筑之父”有一个著名的父亲，叫作张开济，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师，设计了半个北京城，最著名的作品，是天安门观礼台和钓鱼台国宾馆。

张永和曾评论过父辈的建筑师：“那一代人，经历的职业和事业是非常荒谬的。这个建筑当时必须设计成大屋顶，因为苏联专家要求是民族形式；反贪污反浪费时，大屋顶被重点批判，说传统式样华而不实，屋顶材料运到楼下了都不让盖。”

张永和 1981 年赴美，离开中国时，封存在他脑海中的北京城依然是美好的。他说：“我在四合院住到 13 岁，真的觉得那是个小世界，顶上一块天，鸟儿飞过来，有一块地……被围合的空间是完美的，起码从住宅上来说，是恢复了人与世界的联系。”

张永和把他曾经生活过的北京叫作“水平城市”，那时从高处往下看，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向天际展开的由屋顶组成的海洋。

对于老北京，有两个场景他始终忘不了。一个是小时候放暑假，吃完中饭，被哥哥骑车带着在胡同里转，找哥哥的同学，张永和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安静地借着光线，看着两道灰墙。

另外一幅画面，就是站在景山顶上看北京城，灰色的屋顶如波浪蔓延，只有绿树和偶尔冒出的辉煌的金色，打破了一片灰色的瓦浪，张永和说：“那种完整性，我之后再也没见过了。等我学了建筑，我才意识到，其实一个城市可以是一栋建筑，它不需要标志建筑。”

那时候的北京，是一座水平城市。在张永和所著的建筑笔记《作文本》中，他认为第一个打破这种水平的物体是1951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块独立的巨石在开阔的天安门广场出现，尽管它小于后来所有建筑物体，但是已高过历史上所有的石碑。”

就此，连贯的、和谐的城市景观被不断增高的突起建筑取代，城市的肌理被撕裂和铲除。

张永和20世纪90年代回国时，恰逢城市化建设摧枯拉朽地席卷全国，他眼见着起朱楼、宽马路。那时候北京城最高的建筑，是京广新世界中心：51层、208米的独栋建筑。但此时，已有若干个更高建筑正在规划设计中。



在各种城市或建筑展览上，张永和都是媒体追逐的目标。（图/新周刊图片库）

一个和谐而内向的水平城市，就这样，成为一座硕大无朋的属于机会主义的城市——张永和把它称为“物体城市”。

如何评价现在的北京，张永和说：“说白了，就是城市性的问题。”

什么是城市性，简单来说，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住城市？住在城市里的人喜欢逛街、下馆子、喝咖啡、会朋友、看戏、听音乐会。这就是城市生活，城市性就是享受城市生活便利带来的愉悦。

张永和说：“如果一个城市里没有这些东西了，那还叫什么城市呢？你看戏，开一个半小时车，找停车地半个小时，看完戏，回家又是非常费劲。你可能就干脆不去看戏了，跟朋友见

面也是，不是下楼看见邻居，问吃了么，没吃一起吃个饭，没有这种邻里关系。那你何必住在人群里，你何必住在城市里呢？现在这个物体城市，不仅仅是好看难看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反城市了。”

生活的不便利是每个在城市生活的人都得去承受的，张永和作为建筑师，额外承受的痛苦是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些“地标建筑”，从“大裤衩”到人民日报大楼。谈到这些造型奇怪的争议性建筑的时候，总会有维护者用埃菲尔铁塔或是罗浮宫“玻璃金字塔”举例，觉得现在人们无法欣赏，是因为审美的滞后，百年之后，就会认可它们的建筑美感。

张永和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觉得，那就是非常差的设计。糟糕的设计，在专业里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分不出来美丑，有时是因为审美上不熟悉，有时是因为看久了就习惯了。他说：“我跟我妻子老去一个地方，每次去都说，这房子实在太恶心了，我每次去都有点心理障碍，因为是建筑师嘛，可那家的素菜就是我最喜欢的，菜每次都战胜了我，时间一长，我也看不见那个丑房子了。”

张永和的建筑工作室叫作“非常建筑”，著名的作品有席殊书屋、二分宅、长城脚下的公社，等等。虽然起名为“非常建筑”，但他做的其实是正常建筑，一则是工作方式上的正常——如一个建筑匠人一样精细缓慢；二则是风格上的正常——不迎合任何建筑上的流行趋势，独立、天真、合理。“建筑就是如何盖房子。”他这样简单地概括道。但因为满大街的房子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反而成为“非常的”。

张永和现在正在做的项目，叫作“垂直玻璃宅”，立在上海江边，通透但私密，像一个“城市里的四合院”。可以看出，张永和似乎想通过这个设计去复兴城市生活的乐趣，或者说，是在高密度的城市里，还原自己小时候难忘的审美体验。

“垂直玻璃宅”在上海一个当代艺术双年展上展出，来看展出的大多是领着孩子的祖父母，他们想让孩子接受一下建筑教育，逛了一圈，不明就里，悻悻然地走了。

在广泛的社会层面恢复对建筑的审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永和这样如精卫填海一样的尝试，又如何拼得过城市化列车轰然碾过。2013年，张永和外婆曾经居住过，后来又成为洪晃外婆章士钊故居的史家胡同51号院，也经历着被拆迁的风波。